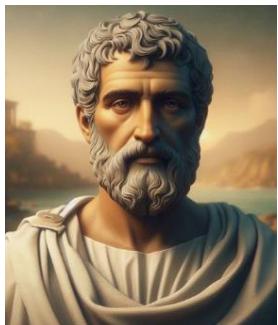


§ 黎明

這個世界充滿了偶然與必然。



西元前 421 年，秋 雅典 衛城 清晨。

今年春天簽訂了尼西亞斯(Nicias)合約，暫時結束與斯巴達的戰事，市民短暫從動員中鬆一口氣。

衛城上除了祭祀與禮儀，也成為愛奧尼亞藝術與哲思交流的場所。

然而和平不穩，城下人心浮動，衛城雖華麗，卻也像戰爭中難得的夢境。

晨曦方露，帕德嫩神廟的石柱染上柔和金光，冷冽的秋風從利卡維多斯山輕拂而來，攜著橄欖葉的氣息與遠方山林的濕意。整座衛城宛如剛甦醒的巨獸，靜謐而莊嚴。

大理石石階上尚殘留著夜露，一兩隻鴿子踱步穿過空無一人的廣場，偶爾啄食風中捲來的乾草碎屑。

希波克拉底在衛城街道，往城外走去，小小的個子在城牆下更顯得單薄。

來雅典 9 年了，中間跟德謀克利特去了一趟希俄斯島，莫妮卡嫁給了希皮，便宜了那小子。

但是有裴夏陪伴自己回故鄉，一路雲朝雨暮，享盡魚水之歡，樂不思蜀。

終於還是回到了雅典，晨練是希波克拉底現在的功課之一，此刻正趕往利卡維特山丘(Lycabettus Hill)。

利卡維特山丘高 277 公尺，是觀賞日落最佳地點，到最高峰與雅典衛城對望，最遠處是海洋，一望無際。

傳說中，這座山曾經是狼的避難所（希臘語為 lycos），因為它的名字在希臘語的意思是 “被狼走過的那座山丘” 。

而在希臘神話中，這山的由來歸功於雅典的守護神雅典娜，當時她正在建造雅典衛城，從遠處把石灰岩搬來這裡時，收到裝著她兒子 Erichthonius 的籃子被

打開了的壞消息，手上的岩石因而滑下掉在這裡，成為了今天的利卡維特斯山丘。

雖然受到許多人照拂，但是雅典的生活並不容易，沒一點自保的力量，隨時都會受到醉漢、武士，甚至於奴隸的騷擾。

當然，那是一些不認識他的人，認識他的人都當他是英雄。

九年前，雅典瘟疫，他從馬其頓趕到雅典，歷經三年，終於消滅瘟疫，成為雅典人的大英雄。

這幾年來在雅典認識了不少人，其中他最喜歡的是修昔底德，歷史學家，正在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。

兩人同年齡，又都真正關懷雅典小市民，偶而還要說幾句那些政客的壞話，可以說是臭氣相投。

瘟疫初期，修昔底德不幸也染疫，希波克拉底救了他，結為莫逆之交，只差沒說要同年同月死。

和平能維持多久呢，修昔底德總是擔心地說：

一個強國的興起必造成現有霸權的懼怕與擔憂，但是點燃戰火的通常是周邊小國，還有野心政客(將軍)個人的私心。

強人倒了，伯里克利死於瘟疫，克里翁(Cleon)、伯拉西德斯(Basidas)也在戰役中死去，因此亞西比德似乎顯露了野心。

蘇格拉底曾經在戰役中救了亞西比德，亞西比德的對手或許因此對蘇格拉底懷有敵意。

雅典的氣氛不是很平和，或許是風雨欲來前的寧靜。

一陣馬蹄聲劃破清晨的寧靜。

「小心，尼古拉。」一個黑溜的小孩子剛要過街道，冷不防被奔馳而過馬匹驚嚇，退回牆邊倒坐地上，臉上痛苦不已。

「怎麼，受傷了嗎？」一個風姿約綽的女子蹲下來，看著男孩。

「讓我看一看...，只是脫臼，並無大礙。」



希波克拉底走過去，也蹲下來，摸一摸男孩的腳踝。

「忍一下。」喀喳一聲，扭傷的地方接回正位。

「您施魔法？」女子滿臉驚奇。

「這是關節復位法，不是魔法。」希波克拉底這才仔細看了女子，美豔不可方物，心裡直打鼓。

「多謝啊，我們得趕時間到集市，走啦，尼古拉，要遲了。」女子拉起小黑孩走了。

「我是希波克拉底。」女子沒問，只是希波克拉底心中一直這樣說著。

魔法？希波克拉底笑了。

到雅典 9 年了，倒真是學了一點魔法。



又是一陣馬蹄聲，剛才經過的馬匹又回轉過來，不過馬匹上原來的男子前面摟抱著一個女子，狀極親暱。

是那個膽大妄為的人在擾人清夢，希波克拉底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亞西比德，這雅典的壞男人，也只有是他了。

後記：

1. 此時希波克拉底(of Kos) 39 歲，亞西比德 29 歲。